

少年张弼士

张弼士（1841-1916），别名振勋，出生在广东梅州的一个穷苦家庭，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。父亲张兰轩是个心地善良的山村蒙馆的教书先生、中医、堪舆师。张弼士乳名肇燮，小时叫燮子，只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过三年书。相传，张弼士在小时候就表现出人小志大、循守礼孝、宅心仁厚的优秀品质，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个著名的红顶商人，打下了基础。

说起张弼士的少年往事，先说一下张家老宅。据说，当时的张家老宅后依次是田野、河流、青山，水如玉带山似屏，风光无限。青山近处似古装戏中大将背后插的令旗，人称“令旗山”，远观如一虎侧卧，虎头及身子在几里外，硕大虎尾则在近处，风水格局为卧虎回头，地理先生说老宅日后必出“大人物”。再加上旁边一条清澈的漳溪河，也印证了风水学说所讲的“前有水后有山”，所谓依山靠水，财运兴旺，官运亨通。

年少志高

据说张弼士小时候家境清贫，一直在河边放牛，他曾跟小伙伴们打赌说：“我将来赚了大钱就在河畔上建一座最大最漂亮的房子，到时候请你们吃上3年又3个月。”结果小伙伴们都嘲笑他痴人说梦。然而，张弼士经过在南洋几十年的打拼后，当年小小年纪的鸿鹄之志，终于在1908年得以实现：张弼士这个曾经的穷苦放牛娃斥巨资在漳溪河畔、令旗山下昔日放牛的地方盖起一个占地百亩，设有九十九间房子的大庄园，果真把童年一起放牛的伙伴请来吃了3年又3个月。一个了不起的少年为一诺千金的承诺让后来人竖起了大拇指。

寸草春晖

一个大商人既要具备高智商，更要具备高情商。张弼士18岁的时候，为谋生计，不得已离开家乡，只身一人到南洋闯荡。临行前，他看着自己的父母双亲，想着他们平时对自己的谆谆教诲、浓浓的关爱，再看着周围熟悉的袅袅炊烟、清澈小河、美丽大山，不由得十分伤感，眼含泪花。他驻足了好长时间，一言不发，始终不肯离去，生怕走出这一步从此就是天南海北，既不能承欢父母膝下，又不能堂前尽孝，伤感的很。当终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一个山岗上时，他发现，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倚门凝望，他依依不舍地频频向父亲挥手，离情别绪涌上心头，从清晨到正午，整整半天才慢慢离去。

后来，张弼士的父亲对周围的亲朋好友说：“我儿子走的时候恋恋不舍的样子，是真性情的流露，他对我对家如此牵挂和眷恋，等将来他飞黄腾达后，一定会回来的”。知子莫若父。多年后，其父果然预言成真。

倒挂灯笼

张弼士家境贫穷，13岁便给他的一个姐夫牧牛。因为人小、牛蛮，所以难免有时会出事，比如牛吃了、踏了人家的菜呀、禾苗呀等等。而张弼士的这位姐夫人很小气，动不动就因为这些小事发脾气，闹了很多不愉快。有天下午，张弼士见牛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便用栓牛的木桩把牵牛绳固定在了草地上想坐下歇口气。可一转眼功夫，牛便挣脱了木桩，跑到人家的庄家地里乱踏乱啃，被地的主人当场抓住并牵到了张弼士姐夫家中，弄得张弼士姐夫十分难堪。而这时，张弼士正到处找牛呢，直到天黑，实在无处可找就回到了家。未料，刚一进门就遭到姐夫的一顿巴掌。张弼士知道犯了错，一声不吭任由姐夫打。可是他姐夫打完之后又骂个不停，甚至骂张弼士连死人都不如，说：“死人都能守住四块板（棺材），你却一头牛都管不住”。张弼士实在无法忍受就当即顶了起来，说：“好吧！我就不如死人吧！你欺负我年小家贫，等我长大了有朝一日我发了财，给你厉害看。”“你怎样？”张弼士的姐夫冷言冷语地奚落说，“穷小子，你长大了又怎么样？要是夔子你都会发财，咸鱼也会翻身，姐夫的灯笼倒头吊！”从此，张弼士宁愿饿死也不给他姐夫放牛。后来，肇燮就到山村的一间竹器作坊做工，每天砍竹削篾，编箩织篓，18岁时独身闯南洋，不到10年功夫便十分富有，成为华侨首领。某年，肇燮返乡，他那位姐夫果真把门前的灯笼倒转来吊，而肇燮看到后，赶忙叫姐姐把灯笼正过来，且十分诚恳地对姐姐和姐夫说：“往日的事嘛，过去就算了。若不是当年姐夫一番奚落的‘激励’，可能也不会有我的今日。再者，村子里的人都姓饶，你把写着饶字的灯笼倒着挂，那还不得罪全村人？”姐夫和姐姐被肇燮这么一说，立即把倒吊的灯笼反转过来。

五知堂

张弼士在南洋一些大埠中修建的宅邸别墅，均用大理石镌上“五知堂”三字。有一种说法是：这个名称是用来纪念他的父亲张兰轩的。张父兰轩，原是大埔的山乡教师。一次散馆回家，他在山间凉亭中拾获了路人遗落的一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包沉甸甸的银子。他守在凉亭里等候失主来领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果见失主回来，于是将原包归还对方。失主见张父拾金不昧，想以20两银子相酬谢，但被张父拒绝。失主以为他嫌少，于是再添20两。但张父向失主正言道：“君子固本。我读书人不贪图意外之财，如果我有贪念，也不会替你守着银子大半天。要是我背着你的银子走了，虽然无人知晓，但是还有天知、地知、神知、鬼知、人（自己）知。”这就是“五知堂”的由来。有关五知堂的含义，社会上还有很多说法，其中之一是指张弼士的做生意之道：即仁、义、信、勇、谋。张弼士在遗嘱中也要子孙们为其建一座五知堂

“……设一祠堂，名曰五知堂，为我子孙所纪念……”五知堂设在棉兰埠，章程悉列于下：管理祠堂拨款祭祀；遵照中国教典，我之子孙或已生或将来再生，皆重读书，比资进化；不拘何人之子弟，不分同宗异性，有贫而无告者，或五官百骸不完全者，可由本公堂酌量施济，已表善行；有遭水火饥荒地震等灾，需要酌量赈济……

1904年,张弼士在马来西亚檳城创办了一所华文学校——“孔圣庙中华学校”。孔圣庙中华学校是马来西亚第一所以华语取代汉语方言教学的学校，也是中国清朝政府唯一认可的海外华文学校。张弼士除在海外侨居时投资大建五知堂外，还在广州米市路崔府街建了一座张孝友堂，在靖海路建了张裕安堂，在广州河南新张里也建了一座三堂二横的五知堂府第。这些堂所都是雕梁画栋，华丽非常。晚年的张弼士，十分关心家乡的最高学府——岭南大学(后称中山大学)。他一直有个愿望，想捐资修建一座校舍，作为南洋华侨子弟补习汉语的学校。1916年，夫人朱兰芝和儿子张秩据捐资7万银元，于1921年在中山大学建了一座四层小楼，被命名为“张弼士堂”，现在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所在地(曾为中山大学档案馆)。中山大学的建筑文物中，“张弼士堂”是最早落成的一座以中国人个人名字命名的独资捐建建筑，现被列为“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”。